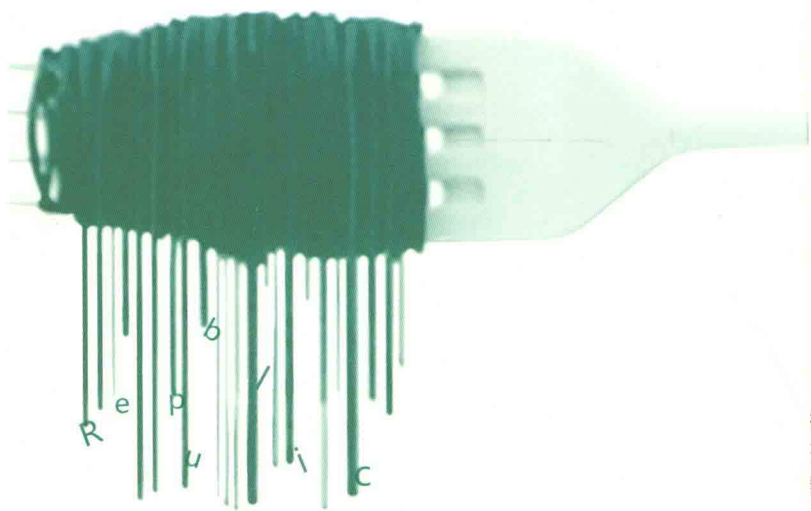




王晓渔 著

重返公共阅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CHONGGLAN
GONGGONG
YUEDU

重返公共阅读
王晓渔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返公共阅读 / 王晓渔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336-5741-3

I. ①重… II. ①王…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995 号

书名: 重返公共阅读

作者: 王晓渔

出版人: 朱智润

策划编辑: 何 客

责任编辑: 何焕生

责任印制: 何惠菊

封扉设计: 刘运来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551) 335871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

字数: 27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5741-3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在大学里做学生，然后在大学里做老师，一转眼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十五年，白云苍狗。没变的是，我接触到很多大一新生，他们与当年的我一样，都是进了大学，才开始独立阅读、独立思考。

在中小学的词汇表里，“读书”和“阅读”有着根本区别：读书的对象专指课本和习题，等于学习，等于考试，等于寻找标准答案；阅读总是与课外有关，以至有“课外阅读”一说，有时属于严打对象，等于不务正业，等于自暴自弃。

在中学时就有独立思考意识的学生，不是没有，但非常罕见。打听下来，无外乎两种情况：要么他们的父母具有开放的理念，要么他们在中学里碰到过一两位异类老师。有了这些契机，他们得以在恰当的時刻接触到恰当的书，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考。父母尤其重要，他们拥有清明的理性，等于子女免试入读一所名校。可是，绝大多数父母希望子女考上名校，又唯恐子女的言行越雷池一步。他们似乎不明白，所谓名校，无非是毕业生中特立独行者比其他学校多那么一点点。

读中学时，我对一些“真理”也有朦胧的怀疑，但那种怀疑主要来自青春期的叛逆，很难称得上独立思考。后来与很多同龄人交流过，这种情况并非孤例。

进入大学，开始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反思往往从怀疑开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有喜悦，有困惑，也会面临一种危险，从“相信一切”到“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作为思考的过程，无可非议，一旦成为思考的结果，很容易陷入虚无的泥沼。有的人转而赞美虚无的泥沼，他们会怀疑一切，然后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切，认为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深刻。

只有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这个泥沼。所有的思考都应该从常识出发，常识是思考的基石，避免思考者陷入虚无的泥沼。常识本应是每天呼吸的空气，不用专门通过阅读获得。可是，在“毒奶粉”和“地沟油”的年代，常识又必须通过公共阅读才能获得。

公共阅读不是专业阅读的对立面，而是起点。就我个人而言，最初的兴趣在文学，后来发现，如果对同时段的历史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就不可能对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进行准确的评价。等我转到历史专业，又发现需要对法学和经济学有所了解，否则很容易陷入“悲情叙事”或“道德叙事”，于是再去读一些法学和经济学的著作。公共阅读非但没有让我有漫无边际之感，反而让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集中。

所谓公共阅读，即与公民常识有关的阅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具有何种担当，享有哪些权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何种认同和批判？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是否了解那些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这些问题，无论你是否什么专业或者什么职业，只要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有价值、有尊严、有人性的生活，都难以回避。但那个庞大的似乎无所不包的教育体系，对此却鲜有回应。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只有通过公共阅读进行自我教育。

现在，很多学者把常识等同于浅薄，把“反常识”当做深刻，我难以认同。深刻生长于常识之上，不是生长在常识的反面。



2010年夏末秋初于云南、上海

目 录

序言	1
辑一 搜神记	1
3	司徒雷登：“燕园之父”的遗憾
5	陈独秀：一次改变历史的“教授嫖娼案”
7	胡适：迷雾中的学者
12	叶公超：被历史遗忘的创造历史者
14	柏杨：柏杨西去，民主东来
16	黄仁宇：抗战·好战·主战·反战
18	唐德刚：专业的历史说书人
20	侯家驹：一个经济学家视野中的国史
22	许倬云：学术薪火如何传承？
25	魏斐德：“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29	高华：宪政是“训”出来的吗？
33	韦君宜：公开的“遗嘱”
36	沈玉成：“丁酉同榜”及其漏网之鱼
38	郑念：监狱里的歌声

40	林达：死鲑鱼的法院
42	徐贲：在钢丝绳上的思考
44	冯克利：被缚的尤利西斯
47	崔卫平：一个夏天的“十日谈”
50	胡河清：阅读，是对他呼唤的应答
53	张枣：“你熟睡如橘”
55	罗志华：天堂应该是书店的样子
57	雷蒙·阿隆：思想者，或网球运动员
60	阿伦特：黑暗时代的启明
62	兰德：专栏作家家里的女劳模
64	弗里德曼：他、她、他们的回忆
66	麦克卢汉：从卫道士到小学生
68	桑塔格：土星气质的写作者
71	彼得·伯克：太阳王的新装
73	索尔仁尼琴：要研究，不要宣传
77	布罗茨基：“小于一”
79	纳博科夫：在连环面具背后
82	赫拉巴尔：“狡猾”的小说家
84	马内阿：大洋国和小红帽
86	莱姆：静悄悄的，或冷冰冰的科幻
88	凯尔泰斯·伊姆莱：诺贝尔奖和集中营
90	帕维奇：在遗忘中永生
92	阿米亥：感受人类体温的诗歌
94	卡尔维诺：喂，你好么？
96	比尔·布莱森：美髯公，逛世界

辑二 山海经

99

101 百年文学的个人记忆

107 百年历史的个人记忆

112 “天朝”遭遇“万国”

114 现代中国物理学家的家谱

117 “三国演义”中的西安事变

120 特别顾问眼中的“上海滩”

122 弱者的粮食

126 中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128 原来我们如此“幼齿”

132 你的美丽,我的哀愁

136 幽灵般的狭隘民族主义

138 闯进游戏的坦克车

140 与历史无关的历史热

142 社会显微镜下的历史细胞

145 自学法律,人人有责

147 监狱里的修道人

149 二十世纪思想的“魔笛”

152 “建国大业”美国版

155 民主不仅是“有话好好说”

158 一个“地下工作者”眼中的美国

160 一场迅速平息的“判乱”

164 地下写作者的精神探险

167 与镜子交谈的小说家

169 欧·亨利式的卡夫卡

辑三 龙门阵	171
173	没有私学,何谈《论语》?
175	从多样到两歧再到一元
177	私人恩怨和公共问题
180	民国有多少大学生?
182	西南联大,已成绝响
184	两本大学不宜的中学教材
186	“四有老人”的四大名著
188	重见天日的“黄皮书”
190	新东方的前辈
192	元老和庶民
194	被课题“淘汰”的学者
196	公仆如何在小说中过年
199	票友和星探
201	有待“熟读”的五六位作者

辑四 镜花缘	203
	205 资料保护费,还是“资料封锁费”?
	207 城市之光
	209 购书的“艳遇”
	213 一本书需要多少房租?
	215 我等到人儿也谢了
	217 “早产”半年的学术专著
	219 世界人文学者之冠
	221 小小众书籍
	223 绰约如处子
	225 博尔赫斯爱谁多一点?
	227 史上最牛译者和最最牛译者
	230 颜如玉中自有书
	232 佩索阿,或斗地主
	234 小众知多少?
	237 “瘦身”和“增肥”
	239 罗素和主席
	241 轮船、飞机或火车
	243 反客为主,或狗尾续貂
	245 “撞车”的小说
	247 网络考古学
	249 “这六个甲子之间”
	251 被“计划生育”掉的索引
	253 盗版的品位和节操
	255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260 立宪百年里的阅读和思考
后记	263

辑一
搜神记

司徒雷登：“燕园之父”的遗憾

1962年，司徒雷登先生于华盛顿逝世，四十六年后，他的骨灰安葬于杭州。看到这则消息，不禁为司徒雷登魂归故园感到欣慰，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曾表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但欣慰之余是遗憾，司徒雷登的遗愿不仅是魂归中国，他曾在遗嘱里表示：“如果可能，我的骨灰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为邻。”

司徒雷登因为担任1946到1949年间的美国驻华大使而著称。但是，观其一生，他的另一重身份更为重要，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校务工作达二十七年。在杭州的墓碑上，只有这么简单的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也是对司徒雷登的最好概括。

燕京大学是一所在现代中国享有盛誉的教会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司徒雷登主掌燕京大学期间，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不但不对其师生的政治态度加以干涉，还对他们加以保护，包括具有左翼倾向的师生。在北京沦陷期间，燕京大学选择了一条最难坚持的道路，既没有内迁到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坚持独立的教学理念，此举也为司徒雷登带来牢狱之灾，他曾被侵华日军囚禁了四年。

燕京大学的校友，在现代中国各个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司徒雷登曾经担任燕京大学教师冰心和吴文藻婚礼的证婚人，冰心这样描述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

陈独秀：一次改变历史的“教授嫖娼案”

1919年3月26日的夜晚，北京的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有可能与他有关，所以参与了这场讨论。同样，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

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召开这个临时会议，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一百五十二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汤、蔡、沈、马四人连夜商量到十二点，方才散去。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突然提前并且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后者看到前者“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胡适：迷雾中的学者

—

“温故书坊”推出哈雷特·阿班的回忆录《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讲到如何营救被捕的胡适博士。阿班是《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他深入揭批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让人悠然心会:“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阿班接着讲到胡适博士如何发表涉及人权的反动言论,如何“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还讲到自己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这篇刊发于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据说对于四天后胡适博士被无条件释放起到关键作用。看到这里,我很意外,我曾研究过1927到1930年间的胡适,从未听说他曾被捕,甚至被秘密判处死刑。

回头去翻《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当时胡适把人权当作普

世价值大加宣扬,这种反动言论引起广大党员同志的愤慨,各地党部更是纷纷呈请中央严办无聊文人胡适,但是没有看到胡适被捕的记载。日记无法证明反而否定了阿班的说法,这一年,7月21日到8月6日之间的日记是空白,但是8月6日的日记讲到此前一天宋子文辞职来上海,托人邀他次日去谈,两人谈论的内容是宋子文的辞呈,没有涉及胡适。《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有8月1日、8日两封信札,均未提及被捕一事,他在8日的信中仍以“知心哥哥”的口吻安慰一位失恋的学生。8月3日《纽约时报》社论促使胡适四天后被释放的说法,难以成立。

阿班所说是否空穴来风?首先要核对《纽约时报》是否刊登过那篇社论,或许社论使胡适幸免于被捕。其次,阿班有可能把罗隆基误作胡适,但罗隆基被捕发生在1930年,而且当日即被释放。罗隆基被捕半日已经沸沸扬扬,胡适被捕多日,当事人或者研究者均无提及,不太可能。胡适进过局子,不过是在少年时代,一次醉酒后与巡捕争斗,在捕房里反省了一夜。只是胡适第二天活着离开,否则中国现代史就是另一种写法了。

二

国共融冰,许多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作用终于得到承认。但是,国民政府党化教育是反动派的一大发明,这点难以翻案。这两天,为了知新而温故,从书架上找出《新月》影印版(上海书店,1985年),在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上读到罗隆基先生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他以“将来过去时”的视角回顾民国十八年,表示百年之后的读史者可能不会注意当时备受关注的内战,而是会发现这么一段故事:

“十八年时有胡适其人,做了‘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一类的文章,批评党义,触犯党讳,被党员认为污辱总理,大逆不道,有反革命罪。党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由教育部向胡适加以警诫。”

评,这位英国哲学家盛赞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扣除异域想象的因素,胡适的西方哲学至少是“合格的”。

余英时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材料,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的《胡适日记全集》,它以大陆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为底本增添新资料而成。不过,余英时先生所使用的那些日记,基本上都已为大陆版本收录。这说明一个让人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虽然大陆版本比台湾版本早了三年,但那些“死资料”到了余英时笔下才会成为“活材料”。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曾建议史学界培养“历史访员”,就像天文学家每天记录天体运行情况一样“记录现在人类活动”,以免未来史家盲人摸象。可惜这个建议并未得到重视,倒是胡适拼命鼓动朋友写自传,并且身体力行地留下了四百万字的日记。余英时这篇文章正是新版《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的序文,只是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地写了八万余字。《万象》刊登的删节本仅是原文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整篇文章的篇幅恰巧是整整一期《万象》的容量。

如同梁启超“本为他书作序”,一不小心写出一本《清代学术概论》,余英时也将这篇序文(原题《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同《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等文章汇编在一起,形成一本题为《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年)的论文集。在此要多谢从台湾访学归来的许纪霖师赠阅该书,使我有幸先睹为快,并且看到了被《万象》删节的部分。总体而言,《万象》的版本以“疑案”为线索,比较侧重于“博士学位的疑案”、“送行的人究竟有多少”、“赫贞江上第二回之相思”这些饶有趣味的话题,但省略了胡适先后出任北大文学院长和北大校长的情形,还省略了下面将要讲到的胡适对日态度变迁以及其他一些细节。

有些媒体称余英时使得“胡适生平两大疑点重揭迷雾”,其实关于胡适的疑点远远不只“博士学位”和“哲学造诣”两个方面。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一直是“迷雾中的胡适”,他不仅有着种种疑点,甚至还有着种种“污点”。比如胡适在“九·一